



## 從科索沃至土耳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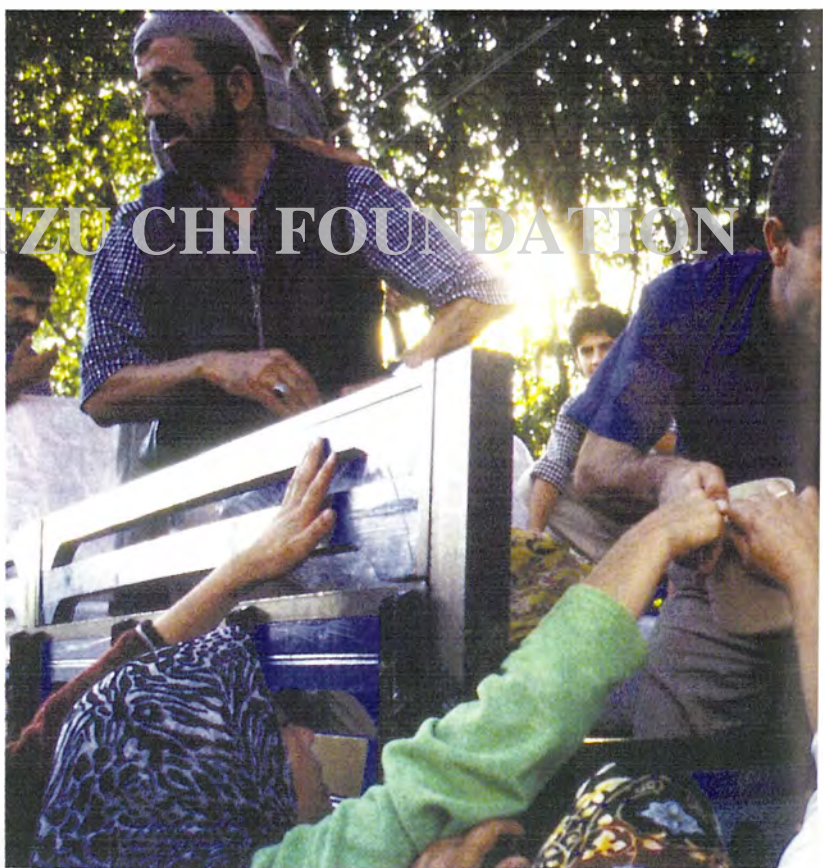
◎謝景貴

我們心裏有一種希望、一種想像、一種堅持——即使我只有一個人，我也要做，我也要把台灣的愛心帶到那個地方去；更何況我知道在台灣有一群善心的朋友、和一個有情有義的社會在支持著我們去看、去關心。

當我踏上台灣這片土地時，心中充滿一種不知該怎麼講的情感，這情感是我知道台灣這片土地上有一群人支持我們走到國際社會去。如果沒有這股支持的力量，我們其實沒有勇氣一再出入科索沃那樣的戰區，也沒有勇氣到天災發生的土耳其去。

在科索沃，  
家門後可能會有詭雷，  
田裏會有地雷

TZU CHI FOUNDATION



(攝影／陶凱倫)

091.090

【我在現場】從科索沃至土耳其

從科索沃回來，我不禁自問：我們到底能做什麼？我們到那裏時，已經是難民開始返鄉的時候，但空氣中仍瀰漫著戰爭的氣息，我們四個人就這樣進到了科索沃的首府布里斯提那；一路上都有著一種緊張，這種緊張不是在安全平靜的台灣所能夠瞭解的。在那裏踏出的一步都非常小心，因為現在那個地方還有一百萬顆地雷，而我們什麼時候會在哪裏踩到地雷，我們都不知道。這樣的地方時時充滿詭譎，在這樣的氣氛下，我們看那裏的人民過著什麼樣的日子？

在科索沃，我們看到的是種族的衝

## TZU CHI FOUNDATION

突、宗教的衝突，我們看到的是衝突後所留下的殘垣，這不是天然的災害，而是人為所造成的。我們看到這樣的情形十分難過，卻只能遠遠地用鏡頭拍攝，因為我們不敢走近那片土地，因為可能有地雷。本來以為已經清除的，等到又有老百姓被炸、卡車被炸，便得再封鎖這條路、再清除地雷、再開放。

我們要花多少的時間、金錢才能清除這些地雷呢？所有的地雷要如何清除呢？那些老百姓要怎樣回到自己的家園？他們只是想回家。可是，當他們開門時，門後可能會有詭雷；去農田裏工

作，田裏會有地雷。我們在醫院看到很多老百姓，有一位五十多歲的爸爸腳被炸斷了，只因他想回家，回家後的第三天就在院子裏被炸斷了腳。

在這樣的土地，我們要如何去幫忙他？在這人心衝突的土地上，我們要如何將愛心帶進去？我們還是去了，在那裏與國際慈悲會合作。我們問他們老百姓缺乏什麼，因為國際慈悲會已在那裏發放糧食，所以他們現在缺的是肥料。我們便買了二千二百七十五噸肥料。我們親自去關懷將來我們要去發放化肥的農戶，我們看到了他們的田園、他們將要耕種的土地。土地上會不會有地雷？

TZU CHI FOUNDATION

我們不知道；但是七十幾歲的老先生拿起了鐮刀，毫不畏懼地說：「這是我的土地，我要耕種。」只見他拿著鐮刀，就這麼一把草一把草地割了起來。我們的心裏充滿感動，這塊土地仍充滿活力，他們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再站起來。

當這樣的悲劇發生時，

我們能做些什麼？

正當我們在科索沃商討著是不是進一步在冬天支援他們衣服，以及是否和當地的德蕾莎修女會洽談下一步合作計畫時，突然得知八月十七日凌晨三點零

二分在土耳其發生了七級大地震。我們隨即接到本會的指示，工作團馬上移至土耳其，因為兩地相距不遠。

當天下午我們請科索沃當地與我們合作的法國世界醫師聯盟，將我們送到馬其頓，透過我國駐馬其頓大使館的幫忙聯絡，搭上十九日下午的飛機，迅速踏上土耳其的土地。

伊斯坦堡台灣貿易中心黃代表親自來接我們，他說：「慈濟能在地震發生後第三天抵達，算是很早到的團體。」

清晨，在救援隊都還沒到時，我們看到一個婦人從廢墟中非常小的縫隙爬

出來，然後歇斯底里地在喊。我不知道她失去的是哪些親人？當這樣的悲劇發生時，我們能做些什麼？

我們試著感受一下：凌晨三點多突然停電，大地一片漆黑，房子開始劇烈地上下跳動、搖晃、跳動……，時間長達四十五秒，建築物隨即整個崩塌，樓與樓層層堆疊，像三明治般把人夾在中間，連逃命的機會都沒有。官方的傷亡統計數字有二萬八千多人死亡，很多人估計不止這數字。

我們馬上跟所有救援組織商量：我們來自台灣，我們帶著台灣愛心來的，

我們到底能做什麼？我們心裏有一種希望、一種想像、一種堅持——即使我只有一個人，我也要做，我也要把台灣的愛心帶到那個地方去；更何況我知道在台灣有一群善心的朋友、和一個有情有義的社會在支持著我們去看、去關心受苦的爸爸、媽媽和受驚的孩子。看到他們全都露宿街頭，很多人的家園全毀，更多的人雖然有家卻只敢睡在帳棚裏，因他們不知道地震何時會再來。那種驚惶、無助，我們到底能做什麼？

在這人類互助的過程中，  
台灣沒有缺席

TZU CHI FOUNDATION

即使我只能握著一個孩子的手，即使我的同事只能抱著一個孩子餵他吃一口牛奶、吃一口優格，我們都專心地做著；因為即使在這麼簡單的過程中，也傳達了一分愛。這個孩子可能受到了驚慌，他怎麼曉得是地震？怎麼曉得他失去了家園？怎麼曉得爸媽為什麼要帶他住到帳棚來？他又怎麼曉得這個阿姨千里迢迢從台灣來，只為了餵他優格？

慈濟國際救援第一個原則是「重點」。災區太廣了，綿延一百多公里的整個災區，有幾個城市幾乎是全毀。於是我們選擇了兩個重點城市，評估他們缺什麼？我們能夠做什麼？我們發現，

露宿街頭的災民亟需帳棚、毛毯還有睡墊。我們便馬上在當地緊急採購了三千條毛毯，跟當地的紅新月會（回教國家對紅十字會的稱呼）及當地的其他慈善組織合作，進行立即的發放工作。我們並親自探訪災戶，詢問他們的需要。有人說他們毛毯夠了，還告訴我們哪一家缺毛毯，並不因苦難而變得貪婪。

在這援助過程中，我們看到了人性的光輝，看到人類的互助。不只有我們和來自五十幾個國家的救援，在伊斯坦堡往災區的公路上也塞滿了小轎車，車裏載了食物、盥洗用具、家庭必備的東

西；他們都是未受災的居民，盡己所能地買東西送給災民，打開車子就開始發放。在那裏，誰也不認得誰，只因為同樣關心災民的需要而聚在一起。

而在這人類互助的過程中，台灣沒有缺席。我們用雙手把毛毯送給他們，同時也告訴他們這毛毯裏有來自台灣小朋友五毛錢的存款，也有來自於本地的愛心：當地廠商給我們非常優惠的價格、當地的志工幫我們去訪尋、當地的政府告訴我們什麼地方需要哪些援助：……所有人的愛心都在這毛毯裏。

那位投書「土耳其發生災難時，台

灣在哪裏」的胡先生，當他知道慈濟已經開始發放時，便非常熱心地打電話問我們，他可以幫我們什麼忙。就這樣，胡先生不分日夜地開車接送我們到我們要前往的地方。這樣的無私熱誠甚至也來自於台灣的留學生，他們自動自發參與我們的工作。當地的志工告訴我們，來這邊援助的團體很多，大家所帶來的愛都是一樣的；但在他們跟我們工作的過程當中，更感受到一種純粹的愛心，一種無所求的付出，只問災民需要什么，而不求回報。

當地的紅新月會、當地的政府、甚至於當地的媒體，在這麼多救援團體中都特別注意到來自台灣的團體，我們也

接受了採訪。在當地報紙所登出的特別報導，標題就是「來自台灣的毛毯」；這樣的報導在當地刊出時，受到相當大的迴響，我們也覺得與有榮焉，能親手把台灣的愛心送到真正需要的土耳其媽媽、小孩的身上，而我們的愛心也將在毛毯上陪他們度過寒冷的夜晚。

除了踏上台灣土地後的那分激動，我心裏還有著一分期許：讓我們大家一起讓愛心動起來——在這天災人禍頻仍的世界，當苦難頻頻發生時，讓我們走出台灣，把愛心散播到這個世界上，讓大家知道台灣是一個「愛心之島」，而非「貪婪之島」。